



## 隱藏在荒野中的歷史

盧彥光

通識中心社會科學組專任教師

一九九九年年底爲了更瞭解鄒族文化，曾經在嘉義縣議會訪問過當時的鄒族議員湯進賢先生。談話間得到許多有趣的鄒族知識，也意外的聽到了幾則珍貴的歷史傳說。

在訪談中，蠻有趣的是他告訴我，過去鄒的男人比女人愛美，戴羽毛、戴聖誕紅在耳際、穿耳洞…。隨後他又說起男子皮帽上的藍腹鷗…等飛禽尾羽（戴羽毛），他說在最初男人戴飛禽尾羽，主要是因爲鄒的男人在山林中狩獵，看到藍腹鷗覺得很漂亮很羨慕，又看到牠們每到一定的季節就會掉毛，就把那些毛撿起來戴在自己的頭上，很美！就像藍腹鷗一樣漂亮。…後來也不等每年掉毛的時候再撿，想要的時候就把牠打下來。我想起我曾經看過配戴飛禽尾羽的相關資料，是搭腔也是隨便問問，我想我問了一個白癡的問題——聽說男人在皮帽上插的尾羽不能超過六支？我心中暗想當然不能超過六支，原因在資料中也已經看過了。可是他的回答卻出乎我的意料，他說男人皮帽上的羽毛不一定要六支，過去有的還戴二十幾支的，最早主要是裝飾用的。我這才恍然大悟，原來佩戴飛禽尾羽並不是一開始，就被賦予象徵男人狩獵飛禽能力的文化意義，而是逐漸演變而成的，所以剛開始不會有支數的限制，六支是後來才有的規定。他繼續說到最早鄒的男人戴耳環，女人不戴耳環…，男人的耳環是貝殼平切成三角形的耳環…。他並且說明了如何穿耳洞，他說以前鄒的男人穿耳洞是用土橘子的刺來刺穿耳垂，耳後切下一小片地瓜墊著，地瓜可以消毒。穿刺過後，再用小米桿放在耳洞中，以防密合，和現在的女孩子穿耳洞的方法很像。哇！我過去真的不知道生地瓜還有這個妙用啊！可以消毒…。

另外，我心裡還有一個疑惑——阿里山鄒族離海很遠，怎麼會有貝殼做耳飾呢？我問了他這個問題，他很高興我這麼問他，我的疑惑也終於有解答了，而且還有意外的收穫，我聽到了一些令人驚呼的歷史傳說。他回答說男人服飾上的貝殼，與鄒的玉山洪水神話有關，…玉山洪水神話的要點在於神話後半段所涉及的鄒的遷徙路線（口傳歷史）……。他提到在洪水神話中洪水退了以後，族人從玉山上下來，以氏族爲單位各自向西邊呈放射線狀的遷移路線，……其中有一支氏族走的最遠往安平去了。因爲住過臨海地區，所以衣飾上多貝殼。

聽完他對玉山洪水神話的說明，我想這個神話裡說到的事，是在時間長河裡很遙遠很遙遠那一頭的模糊認知與記憶的傳承，但是沒有清楚的時間點標示，大洪水何時發生不得知，遷移的時間也無從由此得知。不過緊接著他又談到一段鄒的口傳歷史，也是玉山洪水神話的後續版。他說在安平的這支氏族後來又回到阿里山上，



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

這時間是在鄭成功打敗荷蘭人之後，回來山上的原因不明，當時有些荷蘭人也跟著他們一起走上山去了……。這是我事先完全沒有想到的，聊聊耳環會聊出這樣一段令人驚訝的三百多年前的歷史傳說。

太厲害了！鄒的男人果然是說故事的高手，從他口中說出每個鄒的口傳歷史都那麼的好聽令人驚奇。其中有一則令我印象最深刻，所以就在這裡說說。在這一則鄒的歷史傳說當中明鄭時代的鄭家軍身影竟然出現其中，在高山上雙方還激烈爭戰著呢！他說到鄒的這則歷史傳說，我將大意陳述如下：

在鄭成功時代，……有一次說是有事要叫鄒的將軍（征帥）去台南商量，暗中鄭軍卻偷偷的沿著曾文溪上來阿里山想要滅社。在到達部落的前一天鄭軍在野外停留過夜，對方一千人，有人說夢話洩漏軍機，被在附近的鄒聽到了。大家開始商量要怎麼辦？……鄒有三十名壯丁開始備戰。鄒的女人清晨來到鄭軍營地幫忙拔營、背槍…。鄒用了美人計，在過曾文溪時背槍的鄒的女人故意將裙子高高的撩起來，鄭軍看得目瞪口呆，沒有注意到她們把槍管浸到水裡，一千支槍都不能用了。鄒的女人背著槍走在鄭軍的前面，走到快接近鄒的男人躲藏的地方，鄒的男人丟石子作暗號，叫她們趕快跑。她們把槍丟下拼命的跑，鄭軍知道不太對了，拿起槍要射擊，但是槍都不能用了。最後鄭軍被鄒的男人殺光，只剩下兩名，鄒把這兩名鄭軍背對背雙手合綁在一起，放下山去報訊。要讓鄭方知道派來滅社的軍隊都被我們鄒的壯丁殺了。這兩名鄭軍像螃蟹走路一樣，橫著走下山，後來在途中都被鄒的將軍殺死了。

原來鄒的將軍依約前往台南，卻被鄭方用雀榕樹的樹皮細綁點火，丟棄在曠野中想要把他燒死。鄭方估計他必死無疑，而先行離開。他卻憑著天生的神力掙脫了細綁，知道中計了（調虎離山）。他想山上的鄒大概都被殺死了。他趕快要跑回山上看看，沿著曾文溪一口氣往阿里山上跑，在路上正好遇到螃蟹走路的兩名鄭軍，他很生氣拔刀把這兩名鄭軍殺了。再繼續跑……，一路上看到很多激烈戰鬥的痕跡，很擔心自己的孩子們（鄒的壯丁）是不是都已經死了。後來走到一處溪流…，溪水非常非常的混濁，以他的經驗判斷不是那鄒的三十個孩子所造成的，應該是人數眾多的鄭軍在倉惶逃竄時造成的，這時他才鬆了一口氣。等回到山上，果然看到孩子們真的都還好好的。

在聽過這些歷史傳說之後，真讓我覺得歷史真相的難以捉摸，歷史的身影如同鬼魅一般，有時不知道它會隱藏在哪裡？有時又會不經意的出現，嚇人一跳。也更深刻的體會到，在台灣島上長久居住的原住民平埔族都是台灣史上不可或缺的角色，也是很好的見證者，在他們的手中也和我們一樣，握著一塊塊的歷史真相的拼圖。他們眾多的神話傳說，有些也會是一塊塊的歷史拼圖。在這些神話傳說中，歷史的影像一如遙遠的星辰，也在其間忽隱忽現。